



HAO QIU

好球

宿焱 石在

希望出版社



好球

宿焱 石在

希望出版社

好 球
宿焱 石在 著

•
希望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•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7.375 字数: 118千字
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3,000册

•
ISBN 7—5379—0886—9

I·110 定价: 3.50元

好 球

浑浑噩噩.....	(1)
一场乌七八糟的球赛.....	(1)
花果山.....	(19)
校内外侠影.....	(33)
五对一.....	(46)
哭哭笑笑.....	(57)
自力更生买球衣.....	(57)
第二〇六寝室.....	(82)
窃听器·黑话.....	(94)
金蝉脱壳计.....	(109)
初露锋芒.....	(120)
懵懵懂懂.....	(135)
与龙王打交道.....	(135)

五色斑斓的校外消息·····	(148)
请相信我们·····	(162)
“掐管时期”·····	(173)
追追逐逐·····	(186)
苦苦的争斗·····	(186)
别有洞天·····	(194)
纠缠战术·····	(209)
最光彩的一夜·····	(223)

浑浑噩噩

一场乌七八糟的球赛

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传来，一个个都对初二（四）班非常的不利。据消息灵通人士初二（一）班的王实说，由孙平甫老师带的头，老师们已经在搞签名运动了，要求开除或者处分初二（四）班的几个为首分子。这个消息弄得全班人心惶惶，因为他们摸不准自己到底属不属于“为首分子”。

说起王实，几乎全校师生没一个不认识他。他是个最好管闲事的包打听。平日里除了上课，就喜欢到处钻，是个天上知道一半、地下知道全盘的人物。他脸皮白皙，嘴唇通红（红得有点叫人怀疑他涂口红），个儿匀称，但是只要一开口，就给人一种鬼鬼祟祟、不正派的感觉。

“什么叫签名运动？”牛天强问。他是一个腰板笔挺的大个儿，身高一米七三，嘴巴特大。

“嘻，连签名运动也不知道！”王实轻蔑地撇撇嘴，“签名运动就是老师集体打报告，说如果不开除你，他们就不当老师了。”

“我？”牛天强吃了一惊，连眼珠都弹了出来，点着自己的鼻子。

“自然是你，难道还会是我？”

“那为什么单是我一个？”牛天强威胁地说，朝王实跨上一步。

“你不要寻我的晦气，我，我又没说就你一个……”王实眼珠乱转，已在准备退路。

这会是什么事呢？

“你给我站住！”牛天强一把抓住他的胸口，“你说，是为什么事？”

“我不知道……哎唷，哎唷……松手，我知道不就得了……”

牛天强放下手，王实一面装腔作势地抚摸着胸口，一面说：“听说，你们在校内校外……这个，这个……往人家屋里放癞蛤蟆……我也搞不清。”

“你给我老老实实一五一十全讲出来！”牛天强像是吃了一惊，他的脸色陡变，又走了上来。

“我不是全部都说了……”突然，王实两眼直盯着窗外叫道，“孙老师，您看他们……”

同学们回头一看，窗外一个人也没有。等他们回过神来，知道上了当，王实早已没了踪影。

王实这个家伙就是这样，喜欢卖弄，幸灾乐祸，只要有什么人要倒霉，他就会高兴得像过节似的。

不过这次他说的事，倒并非完全凭空虚构，其中一件就是发生在五中。

开学后的一个星期日早晨，阳光洒在齐簌簌的冬青树上，给树镀上一层金色。操场上轻纱似的冬雾还在流荡，很像一群身穿白纱的顽皮儿童，在兴致勃勃地捉迷藏，只是听不到他们的喧闹罢了。

五中传达室的周师傅正在校门口墙角边生煤炉。刨花和木片一点燃就着得挺旺，可是一搁上煤饼，火马上就熄灭了。白烟一团一团升上来，瞬间便与白雾溶汇在一起。周师傅干咳着，擤着鼻涕，一边不停地扇着他那把破破烂烂的济公扇。

就在他的脊背对着校门的当儿，门口溜进来好些个外校的学生。

走在头里的是一个身穿西装的矮个儿。他装作人熟地熟的样子，晃荡着两只手，一摇一摆的。他是童山中学初二（四）班的有名人物，名叫刘金灵，绰号

田直如西夷王，然矣”……丁說暗暗全是不對”

.....



“精明”。紧跟在后的两个细高个儿，是同班的庄文俊和侯烈。庄义俊相貌俊美，侯烈则睡眼惺忪，嘴里塞满了馒头，因为他是直接被人从被窝里拖起来的。再后面是傻大个儿鲁永根，最后压阵的是大嘴牛天强、八字脚黎布凯和书呆子舒光明。

其实，对他们的进来周师傅早看在眼里。打球是正当活动，只要他们不在校园里胡闹，周师傅总是眼开眼闭的。

也许你会问：刘金灵他们不是童山中学学生吗，上五中来干吗？原来，他们是跟五中初三（二）班班队赛球来了。这么说来，是童山中学没有球场？不，童山中学里的球场多着呢。他们之所以上五中来，事情是这样的：

前天吃过中饭，初二（四）班有名的黎副官黎布凯正坐在篮球场边用石头砌成的径赛记时台上，晃悠着两条腿，在看初三（二）班几个同学赛半场球，边看边没完没了地品头论足：

“……哈，会传出这么一只瘟球来，叫人怎么接？……”“啊呀，想得好通，这么远就投，一夜光脾气！到手的球就投！……”“啧啧啧，这球竟会运到自己的脚背上去，阿弥陀佛！……”

这时，初二（一）班的王实正好坐在他的身边，

他听得黎布凯如此这般地评论，便接了口：

“我说呀，黎副官，你少说几句现成话行不行？你有多少能耐？班上打球你怕连个板凳队员都换不上，如果叫你上场，你早昏了头，现在却坐在这里说得人家一钱不值的。”

“你是说我吧？这样吧，我与你个对个，赛半场球，赌五个耳光，敢不敢来？”

“你知道我不会打球，跟我赛算什么好汉？有种的你班就跟人家班赛上一场。你呢，也上场去当当主力，敢不敢？”

“有什么不敢？”吹牛原不要本钱，黎布凯往下吹。“凭他们这几个连基本动作都不会的人，一场下来，怕不输给我们十个八个球！”

“说这话你可得算数！”突然，王实扭转头大叫一声，“门板！”

场上正在赛球的一个腰圆膀阔的大个子站了下来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他们初二（四）班要跟你们赛球，说保证赢你们十个球！”王实不顾黎布凯用肘部在捅他，还是大声儿叫。

“等一等，暂停！”那个绰号叫门板的是个身高足有一米七八的大个儿，对自己的队员说完后走出场来，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王实一指黎布凯：“黎副官在说，他们班要跟你们赛一场，说不赢你们十个二十个球的不算好汉！”

“你说了？”“门板”盯着黎布凯。

黎布凯一下被逼上了绝路，他尴尬极了，嘴里叽哩咕噜：“我又没这么说……我是说……我是说……”

“我是说我是说的——是好汉说了不要赖，要赖就别说！”王实截住他的后路。

“是好汉的就来一场！”“门板”很不高兴地说，“不敢赛你就自己承认是狗熊！”

黎布凯窘得要命：“我……我又不是队长……”

“不是队长就算是联络员好了，”场上的人也围上来，七嘴八舌地说，“时间、地点，由你们定。”

这下，可将黎布凯生生挤兑住了。他边慢腾腾地往教室里走，边盘算着该怎么和班上的人说。突然间，他一拍脑袋，叫声“好主意！”左右一看，急忙向夹在两排冬青树之间的沙坑跑过去。

三分钟后，等他出来时，已经是满头满脸的沙土，一只裤管高，一只裤管低，浑身肮里叭叽的。然后，装着一跛一瘸的朝教室走去。动作虽然有些夸张，但那番模样却着实叫人同情。

教室里，牛天强正张大嘴巴唾沫横飞地讲早些

日子美国女排主扣手海曼死于日本球场上的那件事。他一口咬定，说这位黑人著名运动员之所以突然死去，是因为她在与中国女排比赛时，扣球屡屡被中国姑娘拦住，一气之下，她就去学习“旱地拔葱”的轻身功夫了。谁又知道，她操之过急，一不小心，就走火入魔，于是就动弹不了了。因为日本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懂得中国的推宫过血这一套正宗功夫，若是事情出在中国，中国的随队医生，哪一个不是内功十分了得的好手？只消上去一拍一捏，准保海曼马上没事。为了证实他的理论，他出其不意地将张着嘴正在呆呆听他说话的舒光明的腰际狠狠“推宫过血”了一下，疼得舒光明杀猪似的大叫起来。

个儿不高、强健结实的颜仲丰，这阵子正在将一叠扑克牌放在课桌上，专心致志地教陶一义偷牌。这是他昨天夜里刚从隔壁一个年轻工人那里学来的。他一面教，一面嘴里卖弄着。可惜他的手脚还远远谈不上熟练，压根儿就掩不住人们的耳目。

教室里的其他人，也有低着头在看小人书的，也有坐在桌子上高谈阔论的。他们都没注意到黎布凯这个模样。

睡眼惺忪的瘦高个儿侯烈刚进教室来。他倒注意到了，奇怪地问：“黎副官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没法提，没法提，跟人干了一架……”黎布凯装着有口难言的样子。

牛天强一听说是打架，马上来了劲：“跟谁？是怎么起的因？你打赢了没有？”

“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。都是因为我说了句他们初三（二）班篮球队没什么……”黎布凯作出一副为班作牺牲的模样、苦腔苦调地说。

“初三（二）班？是不是‘门板’在的那个班？”

“是呀。他们在打半场球，我在旁边说了句，他们就你推我搡的，三五成群的围住我，硬要跟我们赛一场……”

身材高瘦、脸蛋俊美的庄文俊有点不太信，走过来问：“那他们干吗要打你？”

“他们说他们准赢我们二十个球，”黎布凯撒谎前从来不打草稿，“我听不下去，搡了他们一下……”

他加油添醋地将初三（二）班的挑战说了。

“赛！赛！”牛天强第一个蹦起来，“别以为他们是初三了，其实厉害点的也只有‘门板’一个。赛！”

“怕什么？我们死死盯住他不就得了？”颜仲丰也附和，“你们不敢盯，我去！”

侯烈心里虽也跃跃欲试，但毕竟不放心：“可是他们是初三段冠军呢……”

说实话，这场球赢的把握实在太小。他们班上几个人，平日里虽说个个爱打球，可都是些散兵游勇，没受过正规训练，也没见过大场面，出生至今都没赛过一场正正规规的球。不过在他们这个年纪上，正是好事的岁月，他们这一阵子也正处于有力气没处使，不论输赢，他们是一定要去试一试的。

庄文俊眼珠转了几圈，来了一个主意：“不是说时间地点由我们定吗？……我们就借五中的球场，时间嘛，放在星期天。”

“赛！赛！”牛天强吆吆喝喝，“刘金灵，你当裁判，关键时刻统统罚他们下场！舒光明，喂，我在叫你，你当记分员，刘金灵吹一个你记一下，别漏下！”

“可我……我从没记过……”舒光明瞧着牛天强，怯怯地说。

“没用，这么点小事都干不了！有一写一，有二写二，有什么难的？”

当下他们商定了一些细节，这些细节是至关重要的，又是不太光明正大的。这里我们暂且不说也罢。

一待商议定了，才由黎布凯去应战。本章开头的一幕，正是他们应战去时的情景。

一走进五中操场，使他们大为惊异的是，初三

(二)班早已等在那儿。他们在“门板”的带领下正在跑篮：一队人接球传球，一队人运球上篮。瞧那副架势，真跟美国职业篮球队不差什么了。

场外，初二(一)班的王实也早等在那里，他微微冷笑着，依在一棵树上，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。

刘金灵特地换了一套西装。照说，裁判原该穿竖条纹的上衣，可是一时上哪儿去借？这西装是他哥哥厂里发的，显然大了不止一号，结的又是一根红领带，作为一个篮球裁判来说，穿这似乎太有点不伦不类，过于花哨了点，但至少可以先在气势上压倒对方。

眼下，刘金灵走近初三(二)班这些人，先发制人地摸出他的那只大铜哨来，一招手，叫“门板”过来：

“你们的裁判呢？”

这，初三(二)班事先倒没有想到。“门板”大刺刺地说：“我们没裁判！”

“这不行，得有一个。”刘金灵一本正经地说，“你们没有裁判，等会儿输了会不服气的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输？——不过，也好，”

“门板”回过头去，在自己队的队员中物色，“囊一平，你吹吧。”

“他是不是队员？”刘金灵经验老到地问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是队员不能兼，队员随时得准备上场。”

“那，那……嫩壳蟹！”“门板”叫了他们班上一个皮肤白净的小个儿，“你将就着吹一阵吧。”

“我怎么吹？我从来就没吹过哨。”

“那怕什么？你会看球赛就会当裁判。你有哨子吗？没有。你们有没有多的？”“门板”四下里找，一眼瞥见一个五中老师的孩子胸前正挂着一只玩具塑料哨，“喂，小朋友，借一借，一粒巧克力。什么？不借？那么三粒。”

哨子是借来了。这是一只粉红色的塑料哨，吹起来不是清脆的“嚯嚯”声，而是“比比”响，活像一只小鸭子在叫。没法子，只好将就。“嫩壳蟹”拿它在脖子上套了两次，这才勉强套了进去，引得看见的人都嘻嘻发笑。

初二（四）班也练了一会儿球。他们东投一只西投一只的，显得很没劲儿，就示意让刘金灵早点开赛。

哨声起处，比赛开始。初二（四）班上场的人是颜仲丰、侯烈、鲁永根、牛天强和庄文俊。初三（二）班上场的五人中有两个是初中校队队员：一个是“门板”，另一个打偏锋，投篮有一手。